

激情现在时系列

隋建军◎著

1978年的

爱情

远方出版社

YIJIUQIBANIANDEAIQING

激情现在时系列

隋建军◎著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94623



1978年 的 爱情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78年的爱情/隋建军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3. 9
(激情现在时系列)
ISBN 7-80595-901-3

I. 1… II. 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6667 号

激情现在时
系 列

1978 年 的 爱 情

著 者 隋建军
责任编辑 王炜烨
封面设计 晓 乔
总体设计 王炜烨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话 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99 千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6 000 册
ISBN7-80595-901-3/I·341
定 价 18.00 元

内容简介

一部反思爱情的启示录

枚月的父亲枚保国，在部队施工中光荣牺牲了。枚月的母亲李芳隐是一位中学教师，她一直没有再嫁，对女儿枚月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随着 1978 年枚月的入伍，母女两人却开始了始料不及的一场爱情故事。

几个月转瞬即逝的爱情却带了过多的烦恼。特定时代的一切，以及经过了长久禁锢的复杂人性，对年轻的枚月来说是朦胧的，相伴的爱情也成了复杂苦涩的。作为母亲的李芳隐的爱情有着别种滋味，结果也似乎就成了当初设计好的。所以本是浪漫的爱情就带上了一定的悲剧色彩。

是耶，非耶？爱总是没有理由的。这是一部反思爱情的启示录。

第一章 母亲的孤落 女儿既然穿上了军装，便是把父亲的
遗志穿在了身上。从她的身上，不但
要看到烈士的名声，更要体现出烈士的尊严。 1

第二章 此地无声胜有声 他的高大的身子十分的抢眼，
个头有一米八多，身材匀称，不
像刘小勇那么的瘦，倒是身材与刘小勇有相近之处。他的脸是白净
的，一张方正的嘴给人十分严肃的感觉，而一双大大的花眼透着几分
机警。 12

第三章 大河彼岸 一切是无声息的，有的只是自己的喘息。 24

第四章 缠绵悱恻 从林黛玉斜着柳腰迈进荣国府，到贾宝
玉断肠哭灵案前，《红楼梦》真是缠绵悱
恻的情世曲，把个恼人的惆怅留在了千古。 36

第五章 感伤清明 苏少文忙笑了笑低声说：“我是说，你总
是那么娇媚，天生丽质的。你可能不知
道，你的出现把我们已经排好的次序全打乱了。” 49

第六章 春夜的喘息 枚月说这些话时，李中成一直盯着
她，目光透出几分复杂的同时，像是
还带着几分嘲弄。 60





第七章 大西北的太阳 枚保国停下话来，笑了一下，

72

瞅着一直扯着她左胳膊的伤疤看的李芳隐说：“真是做了一场梦，要知道我被炸昏后，在那地方一呆就是两天一夜，我醒来时已是第三天的晚上了。”

第八章 女人的困惑 她用手抚了一下自己的脸故做镇静地

83

又说：“自从那天看电影《红楼梦》和他坐在一起，我们就成了朋友。他真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的故事象是也很多。”

第九章 始料不及的错误 不过，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97

面前的男人棱角分明的，闪着一丝光泽的唇是露着甜滋滋的微笑的。

第十章 梦中的山丹花 枚月一时像掉了魂，一出戏没

107

唱好竟引出这么多事端来。

第十一章 精神是不死的 枚保国把女人揽在怀里

119

深深地吻着，女人便不再吱声。久违了的男人的拥揽还是那么有力，吻还是那么的绵润，内在的底蕴还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



第十二章 丁香依旧笑春风 刘小勇点了下头 130
说：“记得谁的诗有这样一句‘丁香依旧笑春风’。”

第十三章 大山的影子 她便还是认真地 141
她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一遍，免得后悔，看来如果要男人听自己的，真是比搬过躺在身边的男人如山般的身子还难。她没有这个能耐与力量，也只有下辈子托个什么小鬼再看吧。

第十四章 心绪难平 其实，不提李中成 151
还好，提到他她的心里便是一阵慌乱，去也不成，不去还是不成，临了还是硬着头皮往部长家的小楼过去。

第十五章 女人的美丽 一生中最值得 164
回味的，也就是女人刚刚懂得了自己是一个女人，这里说的是她们已经成为成熟的女人的时候。

第十六章 滴血的山丹花 接下来便是一种更加坦 172
荡的愿望，身子便有些僵直地要往一处更加温暖的地方贴去……



第十七章 紫色的梦魇 昨天夜里的梦便要女人有些不舒服，它是一个关于两性问题的梦。这样的梦就是在年轻时也是很少做的，上了年纪怎么又扯起这样的事来？ 189

第十八章 爱情苦果 厮守中的欢愉是无法言表的。 198
当如歌的草原的晨风徐徐吹来时，厮裹着的两个人才依依不舍地从狂乱中清醒过来。

第十九章 1978 年的爱情 爱情听来是新鲜的， 208
说来更是新鲜，也就是这一年，1978 年这半年时间，老电影才把这个词带到了现实的生活之中，而在以往的生活中它是稀罕的，连稀罕都不是，因为很少有人说到这个词汇。

第二十章 大山的沉默 苏少文笑了两声后说：“我还当你连我的电话也不接了。芳隐，不瞒你说，几十年中，我对你是有好感的。当然，老枚不在了才说这样的话，其实我一直在爱。”男人的话便有些涩口。 219

第二十一章 青春的光彩 摆在面前的，没有可选择的出路。她只有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最初的为了小朋友的想法，现在已经被视为简单的冲动。 226



第二十二章 生活就是在沙滩上行走 234

李小婉有些自豪地说：“你说，生活就是在沙滩上行走！”

第二十三章 死亡的气息 疲惫至极的精神却在那 246

天晚上飞上了一个莫名的层次，仿佛听到了一种近似于天籁的声音，人们像是在谈论着一支带来不好征兆的花朵。它的不好在于它生长得极端的茂盛，它会在一个特定的季节毫无顾忌地漫无边际地生长开来，本是出于人的却连人自己也毁灭在了它的手中。

第二十四章 爱的磨难 枚月像是看出了面前女人的心思， 254

低声接着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是从我这里得不到李中成的名子的。我不想要我心爱的人和我一样背着黑锅，一切我都要承担下来，为了李中成我可以去死！”

第二十五章 回光反照 女儿的哭声就有些动人，因为，她 264

是想要一个女儿的。这样的年纪，仿佛只有女儿才能打发掉她以后的生活，她会有一份爱心灌注在女儿的身上。



第二十六章 生死轮回 那种腥腥的有着 273
艾艾苦香的,如草
原上苦蒿的男人的气息重新搞得她一阵心醉。





第一章

母亲的孤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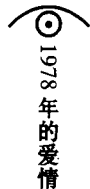
女儿 既然穿上了军装，便是把父亲的遗志穿在了身上。从她的身上，不但要看到烈士的名声，更要体现出烈士的尊严。

1

一跨进 1978 年的门坎，李芳隐便有了不寻常的感觉。

因为，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人，再说的贴切些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不过这样说还不够，从以后的故事里，读者可以从里到外地领略一下叫李芳隐的女人。当然，还有枚月，女儿枚月的故事比她母亲李芳隐的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





枚月当兵离开了家。

女儿把女人的心带走了。军区领导指示有关部门专门给了她家一个当兵的指标，照顾她们是烈士的家属。

对穿上军装的女儿，母亲的心情自然是复杂的，一是女儿离开了身边，今后的路便由她自己来走了，女儿就像一颗脱离了轨迹的星星，接下来将运行出怎样的轨迹？作为中学教师的她深知，就像一个物体被抛了出去，如果力量不平衡，真是不知会朝哪个方向落去的。二是女儿长到今天，正是女人多烦恼的时候，如果在身边，她会把全部的身心放到她身上的。三是……想来想去罗列了数十条，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条，李芳隐的心里有了一个原则，就像自己一生坚守了的原则一样，好好地活着，严谨地活着。作为一个女人，除了做好工作，就是保守好自己的清白。

女儿既然穿上了军装，便是把父亲的遗志穿在了身上。从她的身上，不但要看到烈士的名声，更要体现出烈士的尊严。

想到这里，女人放下手头的活，把房门关上，来到了里间。

窗上透进晌午的阳光，它是十分强烈的，有些刺眼。她便走到窗前，把窗上的纱幔拉上，屋里顿时如一潭水在背光中便又是一番景致。屋里真是安宁极了，不过这样的安宁在女人的生活中是有过的，而且在女儿出生前总是伴着她的。想到这里，女人便流下眼泪来，她有些哽咽地来到了另一间屋子。

这是女儿生活了十几年的房间，屋子不大，却充满了女儿的气息。一张单人床是用灰红的格子布做床单的，一边的墙上贴着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招贴画，李铁梅举着从李玉和手里接过的号子灯，雄赳赳充满豪情的样子，红润的脸上除了精神就是精神，底下的标题是《接好革命的班》。床头上是一幅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招贴画，小英雄潘冬子背着一杆三八枪，也是雄赳赳气昂昂地随着



红军的队伍大步向前走着。窗前一张简陋的三屉桌上摆着一个不大的相框。看到它，女人的心揪了一下，因为，女儿是说过要把它带在身边的。她的手有些颤抖地把它拿到了眼前，它是一家三口人的合影，灰白的照片已经陈旧，泛着灰黄的色调。不是窗外阳光余韵辉映的结果，而是它本身的缘故，也是，已经有十个年头，那时枚月才八岁，丈夫枚保国当时是要抱着她的，她没要他抱，她还记得她对丈夫不高兴地说：“这样的纪念照片还是严肃些好。”丈夫当时原本微笑的脸，即刻严肃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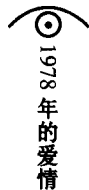
这样，女儿枚月的身子便在两个大人跟前显得十分幼小，真是一个孩子。

十年前的自己还是年轻的，只是，咳！想到这里，女人眼里便又多了些许泪水。

枚保国的身子十分壮实，四十岁出头的人体重就有八十多公斤，所在部队的人们管他叫胖子团长，再往下想的心事只有女人自己知道了。

放下照片，她随手拿起桌角放着的笔筒，它是用竹子制作的。这是丈夫去世第二年的清明节，让她作题为《继承先烈精神，做新时代好少年》的报告后，学校给她的纪念品。她是说过要女儿把它带在身边的，可是，女人不禁摇了摇头。

李芳隐坐在了床上，觉得床是单薄的，想到下面的衬垫叫女儿拿走了，心里便踏实些，又扭身看了看床单，随手把它们扯下来，好去洗洗，心想这一走再在这床上睡一觉真是猴年马月了。床单掀到了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便伸手去翻褥子，一本书露出了角来，书她是看过的，可那是 50 年代的事了。到后来，她清楚地记得，“文革”中它被定成了禁书，因为，书中提到的那个女人不是什么正经东西，想到这里，她心揪得更紧了。



她陡然意识到，女儿真是长到了一个致命的年龄。

2

在女人的无意识又是有意识的默然中，时间便到了中午。

听到敲门声时，她刚刚把女儿的床单用水泡上。

来人是邻居楚明星。

楚明星一露脸便瞅着她嘿嘿地笑了两声。

楚明星也有近五十岁的模样，有些富态，却十分的精神，穿着一身灰色的卡其布料子衣服，衣服裁剪得十分精细。在当时人们的领口都是平直的，而她的领口的外边带着一个小小的圆弧，看上去便与众不同，圆领之上还十分恰当地系了一条灰紫色的纱巾，使女人的脸色增添了不少妩媚。脸是白里透红的那种，唇是殷红的，说起话来闪着水淋淋的光泽。

李芳隐客气地把女人让进屋来，女人十分随便地过来，站在枚月的房门前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脸色便黯淡下来。

她低声说：“就这样离开啦！”像是在问话，又像是在自语。

李芳隐低声说：“那不走还总留在这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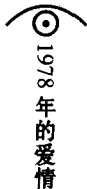
她的话一出口，楚明星却笑了起来，她瞥着李芳隐，显出几分不怀好意的样子。

李芳隐于是不高兴地说：“以后你少来，我这里不欢迎你。”

楚明星便拉起李芳隐的手往当客房用的外屋过来，两个人坐在了床上，靠墙的两把木椅绝没有床坐着舒服。

两个女人并排坐在一起，区别就明显了许多。

李芳隐像是有意地穿得十分的朴素，也是灰色的卡其布衣服，



回话啊！”

3

楚明星说的事，李芳隐并不是一点也不考虑，她只是不太想打破眼下生活的平静。

女儿离开了，对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人生对她来说像是已经彻底地告一段落。不是没有过辉煌，不是没有过精彩，和同龄人一样，该受的苦，该遭的罪都体验过了，该享的福也不比别人少。

眼下最重要的便是女儿。人们常把部队说成是“大熔炉”、“大学校”，那么女儿能不能有些出息，在部队得到锻炼，好好成长，真正像枚保国那样在部队扎下根来。这才是她认为最重要，最值得考虑的事情。

还有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女儿表现的好坏不是代表她自己，而是代表着这个家，代表着枚保国，代表着烈士的精神。想到这里，她重新回到女儿的房间，拿起那个不大的“全家福”来认真地端详着。

枚保国的离开对她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1968年的春天，北方刮着白毛风，一切如常。枚保国当时在部队当团长，他的团那年全年施工，当团长的也就是组织安排一下工作，谁想到人家却钻在坑道里一起大干着，遇到了冒顶塌方一命呜呼。

后来她听说，当时发生塌方的坑道险情不断，成了全团几个施工点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枚保国于是亲自下到那个连队，成立了





啃硬骨头抢险突击队，他任队长，谁知结果就出了事。

能说什么吗？

回想当时的情景，李芳隐的心里仍旧透出冰凉来，心是麻木的，像是与男人一起被尘封在了另一个世界之中。然而，没那么简单，麻木的心却总是跳动着，男人走后的生活该如何度过？大脑里却是一片空白。

作为女人她把全部的身心系在了丈夫身上，丈夫便是她的一切。如果枚保国不出事的话，今天也许到了师级甚至军级的位置了，那么她也会搬进部队大院西南角的那几幢部首长的小楼里。

想到这里，便又伤心地抹起眼泪来。

从丈夫死后，她便像换了个人似的。一是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已不同以前，枚保国活着，她是与院子里的家属们处在同一位置，现在则有了分寸。二是她本是有工作的，而且还是光荣的人民教师，自己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便不会同一般无所事事的家属一样，有了这出事，更要明白点事理。另外就是，现在是烈士的家属，这个荣誉是要正着看的，心里有再大的委屈，也得把这个荣誉当做今后撑起这个家的梁柱，这就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其中就有家里两个女人的品行，绝是不能要人说出闲话来的。

丈夫留给这个家里的恐怕也就是名声了。

4

李芳隐于是给女儿的新兵营领导写了封信，信中，有关对女儿严格要求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